聽駱以軍講 一件很小，很美的事

台灣作家駱以軍的《西夏旅館》以消失的西夏王朝作喻，同時又在現代侷促的旅館空間中追憶往昔，於字裏行間展開時空穿梭之旅，解構故國記憶和他鄉夢境。歷史與現實在他的作品中交織，時而轉換的敘事視角呈現現代都市的光怪陸離。上月，駱以軍現身香港書展，不談他最拿手的「西夏故事」，而是啟發讀者如何傾聽普通人的故事，只因那是一件很小但很美的事。從台灣文壇「無法複製的幸福年代」行至互聯網盛行的當下，再加上去年一場大病，如今的駱以軍，反倒希望不要再對周邊的事物持有敏銳觀察力。

▲駱以軍（左）上月在香港書展主講「一件很小很美的事」　大公報記者劉毅攝

大公報記者　劉　毅

儘管小說中的世界深沉而又天馬行空，但大公報記者面前的駱以軍，是一個十分逗趣又愛自嘲的人，言語間娓娓道來他對於小說家身份的理解，更一針見血指出互聯網時代對小說創作者的衝擊。作爲一個寫作長達三十年的小說家，如今的駱以軍依然保持澎湃的創作力，就連去年罹患的心肌梗塞，也沒有阻止他繼續寫下去的願望，康復後以洋洋灑灑的筆觸寫就《匡超人》，與他的成名作《西夏旅館》一致，作品充滿對個體身份的省思。

恍若受到了一衆文豪的召喚，駱以軍從二十歲開始提筆創作，苦讀東西方經典文學著作：「三十歲前，人生閱歷不豐富，狹窄的閱讀面勢必會形成狹窄的寫作視野。」彼時，馬奎斯的《百年孤獨》，陀思妥耶夫斯基、三島由紀夫的文學作品，都是他的精神食糧。

訪問當日和書展講座現場，駱以軍都多次強調自己並非一個優等生，讀的是一所爛大學，周圍的朋友也多「不學無術」，但他執著於寫作，爲了令自己在閱讀時集中注意力，還養成了抄書的習慣，「許是因爲我有閱讀障礙，無法長時間專注閱讀，遂就邊抄邊讀，久而久之，就成了一種割捨不掉的閱讀習慣，且這一閱讀習慣甚至在日後對我的寫作讀形成了一定助力。」年輕時，他形容自己的寫作感受如同一個不知疲倦的運動員，直到娶妻生子之後，日漸體會到「養家餬口」的壓力。

開設專欄養家餬口

爲滿足生計需要，駱以軍曾於台灣雜誌開設個人專欄，「我每周都會給雜誌社一則熱騰騰的故事，當時一篇專欄文章的字數爲二千五百至三千字，稿酬足夠家庭日常開支，我唯一沒想到的是，這一寫就是十年之久。」隨後，他還將該專欄文章集結成冊出版《臉之書》，直到二〇一四年，此專欄因故中斷，駱以軍轉而通過參加活動、舉辦演講積攢生活費，「我想，對於一位作家而言，都會遭遇經濟困頓的時刻。然而一直以來，這個專欄都給予我相比其他台灣小說家相對穩定的收入。」雪上加霜的是，去年春天的一場大病，令他一度在鬼門關外徘徊，好在最後有驚無險，「可謂是劫後餘生。」

光陰終不負駱以軍，其曾歷時四年寫成的《西夏旅館》一書，不僅獲得第三屆紅樓夢獎首獎小說，還被搬上話劇舞台成爲《西夏旅館・蝴蝶書》。駱以軍回憶道：「創作《西夏旅館》的那四、五年時間屬巔峰期，不論是文字調度、還是魔幻現實主義的寫作技巧，筆力都很強大。」歷史典故、古文明的探索、荒誕的現實、最奇幻的科技，都被他融於同一個段落當中，雖然文字當中時常存在的陷阱令讀者一時迷惘，然而作者並不會給予一個確切答案，讀者完全可以跟從自己的內心解開最終謎題。即便是到了《西夏旅館》終章，駱以軍也沒有把自身投射在小說當中，而是借助「圖尼克造字」推翻之前的章節：「我會讓讀者感到之前閱讀的每一個文字都是錯的，在字句間形成空間的摺疊N次方。」

▲台灣小說家駱以軍　大公報記者劉毅攝

去咖啡館偷聽故事

寫作時間久的人，難免遭遇「江郎才盡」的創作瓶頸，駱以軍雖沒有遭遇過被掏空、寫不出來的時候，卻還是最佩服香港作家劉以鬯，最多時能一日之內寫十三個專欄。何以維持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？駱以軍笑答：「我會去咖啡館偷聽他人的故事，再用一種近乎白描的方式記在腦海當中，再對其進行拼裝。其實，寫故事終究寫的是人與其所處空間之間的關係。所以，人物的塑造、空間的把握，都至關重要。」是故，在他眼中，學會聽故事是一件很重要的寫作技能，「雖然我們不能改變故事的悲劇結局，但聽故事時會有微光閃現。」

雖無創作枯竭期，但他坦誠，在小說家的一生中是存在創作的巔峰期和初老階段：「我認爲寫小說的創作巔峰期應爲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期間，那時的我，正值寫《西夏旅館》之時，只要坐在桌邊，就可以酣暢淋漓地一直寫。如今，我已年過五十，加上去年莫名其妙患了一種老年人多發作的身體疾病，故我寧願降低觀察生活的敏銳度，只因我已無法承受過於複雜的空間概念。」

「父輩年代可以清晰描述出他們所處的空間，但現在的小說家恰恰做不到這一點。」駱以軍悵然道：「我們成長的歲月，是文壇無法複製的幸福年代，但身處網絡高速發達時期的當今作者，他們需要承受巨大的信息量，以及擁有判別信息的能力。甚至是人與空間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也被一條又一條光纖傳輸電纜所取代。」

信息龐雜更需判別

誠如駱以軍所說，今天的都市人正處於一個信息爆炸年代，龐雜的資訊讓人目不暇給，新生代小說家又該何去何從？他並不迴避這一現象：「歷數上下五千年，可謂無前例可尋，他們都沒有遇到過我們所處時代的困境，無法告訴活在二〇一八年、周圍充斥各種信息的人類，究竟如何才能不崩潰。今天的人們容易被各種信息所吸引，可能上一秒還在關注特朗普的通俄問題，下一秒就開始爲泰國身陷洞穴的少年足球隊員的安危而擔心。」放諸今天的文學世界亦如是，「除非一部文學作品被改成了當紅影視作品，否則今天的讀者如何能撥開龐雜的信息量，平心靜氣閱讀一部小說？」

先前有一段時間，駱以軍也迷上玩「抖音」App，但在那短暫的感官刺激之後，感受到的是無限失落，「世界好似一個被打開到極致的窗，今天的新生代小說家比前人更需要堅強的自控力和意志力。」從文學盛世，行至被各式各樣信息充斥的當下；從一個寫故事的人，到一個傾聽他人故事的聽衆，駱以軍並不逃避現實的荒誕和苦痛，而是以後現代主義的小說絮語，勉力記錄他所拼湊的每一段故事，盡可能地在現代人與虛擬小說世界之間搭建閱讀之橋。

▲《臉之書》集結駱以軍十年專欄文章

▲《西夏旅館》以消失的西夏王朝作歷史比喻

▲駱以軍今年出版新書《匡超人》，由台灣麥田出版社出版

▲改編自《西夏旅館》的舞台劇《西夏旅館・蝴蝶書》

《問米》照出心中隱秘的自己

▲《問米》繁體中文版由台灣新經典文化出版

▲《問米》乃葛亮首次涉獵懸疑題材，簡體中文版由浙江文藝出版社發行

懸疑的終極意義在於破解事件的真相。這一過程在閱讀者的成見中，是會引起興奮的。然而這本書裏的故事，無一不在表達所謂真相倏忽而至時，人的無力感。或者說，懸疑成為了某種儀式，構築成原動力，去建設小說表層的邏輯，令人好奇甚而產生勇氣，亦步亦趨。但是，故事最終將偏離這一邏輯對終點的預設，你會發現，結局實際是有些頹唐的。生活的邏輯終於覆蓋了事件的因果邏輯。這是日常強大的力量，充滿了意外與無序。或者也是重現生活的意義，生活模仿藝術，那些逾越想像的微妙的真實，比藝術的格局更為精彩，或令人唏噓。

——葛亮

新書推介

《問米》乃葛亮首次涉獵懸疑題材，本書甄選了近年來他創作的七篇具有懸疑感的中短篇代表作——〈問米〉、〈不見〉、〈罐子〉、〈鵪鶉〉、〈朱鷺〉、〈龍舟〉、〈竹奴〉。這系列作品以懸念爲起始，故事鋪陳有致，語言紓緩靜和，亦頗見幽默機趣。葛亮稱，《問米》中的通靈師，實際上就是一面鏡子，照出每個人心目中隱秘的自己：「在這種情況下，我開始構思，完成這個系列的小說，有關於普通人，也有關於世界衆生的面相，以豐富的層次跟維度，直指人性中一些也許是殘酷，但最本原的東西。」

在這部小說中，類型作品慣有的緊張感被稀釋，意味沉潛。反令人關注跌宕傳奇表皮之下的人生蒼涼。而懸疑及靈異元素的引入則爲小說鋪設華美幽黯背景，融於當代語境且絲絲入扣，可見作者對《聊齋》、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等文學經典傳統的着意接續。

葛亮，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系，獲文學博士學位，現任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。著有小說《北鳶》、《朱雀》、《七聲》、《戲年》、《謎鴉》等。著作被譯爲英、法、俄、日、韓等國文字。曾獲二〇〇八年香港藝術發展獎、首屆香港書獎、台灣聯合文學小說獎首獎、台灣梁實秋文學獎等獎項。作品入選「當代小說家書系」、「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」、「2008、2009、2015中國小說排行榜」等。

掃描QR Code
上大公網瀏覽
更多讀書資訊